

金粉世家

張恨水著 第六冊

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出版

金粉世家（全十二集）

【一至六集定價銀五元】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 世界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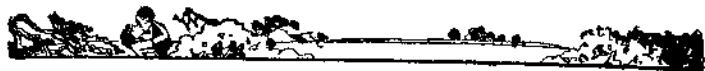
第六集目次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四十七回 | 屢數奇珍量珠羨求鳳 | 一談信物解珮快乘龍 |
| 第四十八回 | 諧謔有餘情笑生別墅 |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門 |
| 第四十九回 | 吉日集羣英衆星拱月 | 華堂成大禮美眷如仙 |
| 第五十回 | 新婦見佳人一堂沆瀣 | 少年避衆客十日馳騁 |
| 第五十一回 | 頃刻千金詩吟花燭夜 | 中西一貫禮別縉紳家 |
| 第五十二回 | 有約斯來暢談分小惠 | 過門不入辣語啓微嫌 |
| 第五十三回 | 永夜湧心潮新婚味苦 |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難 |
| 第五十四回 | 珍品分輪付資則老母 | 債台暗築濟款是夫人 |
| 第五十五回 | 出入一人錢皺眉有自 | 奔忙兩家事慰醉無由 |

第五十六回

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

登堂瞻盛澤除夕承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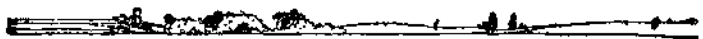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十七回

屢數奇珍量珠羨求鳳

一談信物解佩快乘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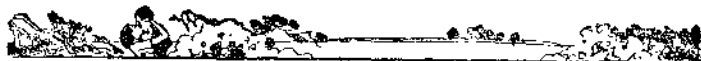
原來鵬振的意思，是要出去打小牌的，現在聽了這個消息，就打了一個電話給鳳舉，約他在劉寶善家會面。鳳舉聽他在電話裏說得很誠懇，果然就來了。這個時候，這小俱樂部裏，只有一棹小牌，並無多人，鵬振便將鳳舉引到小屋子裏去談話。鳳舉見他這樣鬼鬼祟祟，也不知道爲了什麼，只得跟着他。鵬振第一句就是，老大你怎樣總不回去，你是非弄出事體不可的。鳳舉道：什麼事？說得這樣鄭重。鵬振就把玉芬告訴他的話，詳細一說，鳳舉笑道：他要這樣胡鬧，讓他鬧去就是了。鵬振道：你和大嫂，又沒有什麼固結不解之仇，何必決裂到這樣子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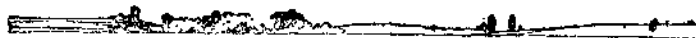


這件事一來違背人道，二來事情越鬧越大，讓外人知道了，也是一樁笑話。很好的家庭，何必爲一點小事，弄得馬仰人翻呢？我看你只要回去敷衍敷衍，事情就會和平下去的。鳳舉坐在一張軟椅上，只是躺着抽煙捲，靜默有四五分鐘之久，並沒有說一句話。右腿架在左腿上，只管是顛簸個不了。鵬振看他那樣子，已經是軟化了，又道：「幾個月之後，就可以抱小孩子玩了，這樣一來……」說到這裏，鳳舉先嘆喟一笑，說道：「這是什麼怪話？你不要提了，讓老劉他們知道，又是一件極好的新聞，够開玩笑的。我先走，你怎麼樣？」鵬振道：「我們來了，又各一走，老劉更容易疑心，你先走罷。」鳳舉聽說，先回自己的小公館。如夫人晚香問道：「接了誰的電話，忙着跑了出去？」鳳舉道：「部裏有一件公事，要我到大津辦去，大概明日就要走。」晚香道：「衙門裏的事，怎麼在衙門裏不說，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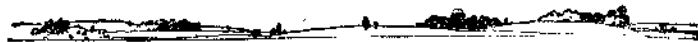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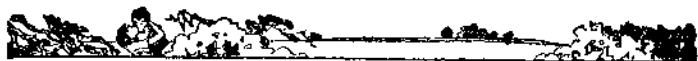
個時候，又要你朋友來說？鳳舉道：這朋友自然也是同事，他說總長叫我祕密到天津去一趟。晚香道：你去一趟，要多少天回來？鳳舉見他相信了，便道：那用不着要幾天，頂多一星期，就回來了。晚香道：天津的嗶嘰洋貨料子，比北京的便宜，你給我多帶一點回來。鳳舉道：那是有限的事，何必還遠遠的由天津帶了來。你要什麼，上大柵欄去買就是了。晚香道：你出門一趟，這一點小便宜都不肯給人嗎？鳳舉也不便再行固執，只得答應了。到了次日，上過衙門之後，就回烏衣巷自己家裏來。一進門，就先到燕西那裏，那門是虛掩着，不見有人。向裏邊屋裏看，小銅床上，被褥疊得整齊，枕頭下塞了幾本書。床上沒有一點皺紋，大概早上起床以後，就離開這屋子了。牀頭大茶棹上有一個銅框子穿的日曆，因為燕西常在上面寫日記的，聽着不敢亂動，現在這日曆上的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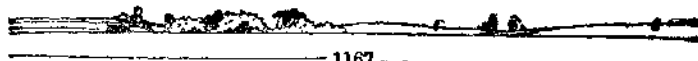
紙頁，還是三四天以前的，大概忙得有三四天不曾管到這個了。鳳舉按了一按鈴，是金貴進來了。鳳舉道：「七爺呢？」金貴笑道：「這兩天七爺忙着辦喜事，一早就走了。鳳舉道：「你到上房去看看，太太叫我沒有。」金貴這可爲難了。無緣無故，怎樣去問呢？因道：「大爺聽見誰說的太太叫。」鳳舉道：「太太來叫了我，我還要你去問什麼？」我等你回信。金貴沒法，只得到上房去，恰好一進圓洞門，就會到了蔣媽，因笑道：「你瞧，大爺給我一件爲難的事，他叫我來問太太叫了他沒有？」那裏叫了他呢？蔣媽笑道：「這有什麼不明白的，這就是大爺的意思，要你進去告訴一聲，說是他回來了。好讓太太把他叫了進去。」金貴頭上正戴了一頂瓜皮帽，於是手捏了帽檐，取將下來，對蔣媽一鞠躬道：「蔣奶奶，你行好罷，在太太那裏提一聲兒。你想，我要糊裏糊塗進去給太太一提，太太倒要說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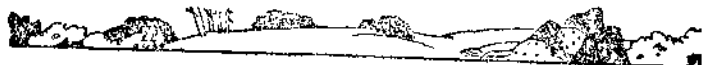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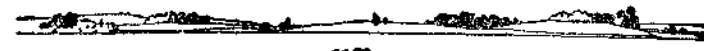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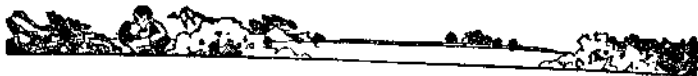
我胡巴結差事，我這話更不好說了。蔣媽見他如此，笑道：「大爺在那兒？」金貴道：「在七爺屋子裏。」蔣媽道：「你在這兒等一等，我進去對太太說說。」他走到金太太屋子裏，對金太太道：「太太，您瞧，這可奇怪，大爺坐在七爺屋子裏，又不進來，又不往外走。」金太太道：「那是他不好意思進來罷了，你給我把他叫進來。」蔣媽答應着出去，就走到圓洞門邊，對金貴道：「你的差事算交出去了，你去告訴大爺吧，就說太太請他進去。」金貴到前面對鳳舉一說，鳳舉進來，到了母親屋子裏，金太太首先說道：「你是忙人啊！多少天沒有回家了？」鳳舉笑道：「你老人家見面就給我釘子碰。我有幾天沒回來呢？不過就是昨天一天。」金太太道：「爲什麼我老見你不着？」鳳舉笑道：「因爲怕碰釘子，不敢見面。」金太太道：「既然怕碰釘子，爲什麼今日又來見我呢？別在這裏胡纏了。你到你媳婦屋子去瞧瞧吧。」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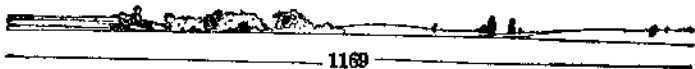
說是又病了，你們自己都是生男育女的人了，倒反要我來操心。鳳舉道：這是怎麼回事，三天兩天的，他老是病。金太太道：難道我騙你不成，你看看去。鳳舉正愁沒有題目可以轉圜，得着這一句話，很好進門了，就帶着笑容，慢慢的走回院子來。上得台階，就看見蔣媽在那裏掃地，因道：太太說，大少奶奶病了，是什麼病？蔣媽站立一邊，笑道：不知道。鳳舉道：怎麼老是病？我看看去。說着，走進屋子去。只見佩芳和衣躺在牀上，側面向裏。因走到牀面前，用很柔軟的聲音，問道：怎麼又病了？佩芳只管睡，却不理他。鳳舉一屁股坐在床沿上，用手推着佩芳的身體道：睡着了嗎？我問你話。佩芳將鳳舉的手一撥，一翻身坐了起來，同時口裏說道：是那個混帳的東西，在這裏嚇我一跳。說完了這句話，他才一抬頭來看鳳舉。連忙伸腳下床，蹬了鞋就走到一邊去。鳳舉見他板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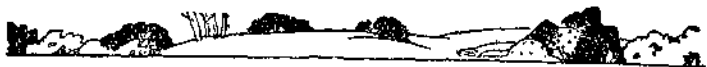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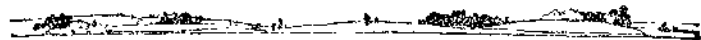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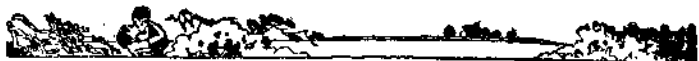
面孔，一絲笑容沒有，却笑嘻嘻的伸頭向前，對他笑道：「以前的事，作爲罷論，從今日起，我們再妥協，你看成不成？」佩芳側着身子坐了，只當沒有聽見。鳳舉見他坐在一把有圍欄的軟椅上，隨身坐在圍欄上，却用手扶他的肩膀笑道：「以前當然是我……我字不會說完，佩芳回轉身使勁將他一推，口裏說道：『誰和你這不要臉的人說話？』」鳳舉絲毫不曾防備，人向後一倒，正壓在一隻瓷痰盂上。痰盂子被人一壓，噹的一聲，已經打碎，鳳舉今天是來謀妥協的，雖然被他夫人一推，却也不生氣，手撑着地板，便站立起來。不料他這一伸手，恰按住在那碎瓷上，新割的瓷，是非常的鋒利的，一個不留神，就在手掌心裏，割了一條大口，那血由手掌心裏冒流出來，像流水一般，流了地板上一大片。鳳舉只管起來，却沒有看到手上的血，這時站起一摸身上，又把身上一件湖縐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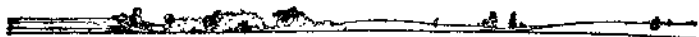
棉袍印上一大塊血痕，佩芳早就看見他的手撐在碎瓷上，因為心中怒氣未息，隨他去，不曾理會。這時見他流了許多血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便啣了一聲道：「你看，流那些血！」鳳舉低頭看到，也失了一驚道：「噯啊，怎麼弄的，流了這些血！」將手摔了幾摔，轉着身體，只管到處去找東西來包裹。佩芳道：「唉！瞧我罷，別動。」於是趕忙在玻璃櫥下層抽屜裏找出一紫藥棉花，和一捲綳帶來，打開香粉盒子，抓了一大把香粉，拿起鳳舉一隻手，就把香粉向上一按。然後拆開棉花包，替他把手的四圍揩乾了血跡。可是那血來的洶湧，把按粉都沖掉了。佩芳見按不住血，又抓了一把粉按上，在粉上面，又加一層厚的棉花。口裏說：「今天血，可是流得多了，總是不小心。」一面把綳帶一層將他手纏好，問道：「痛不痛？」鳳舉道：「就是流一點血罷了，不痛，怎樣？」棉花綳帶都預備好了，倒好像預先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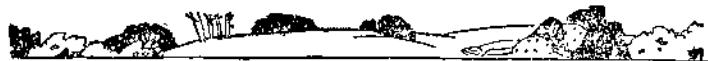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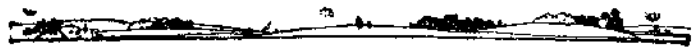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七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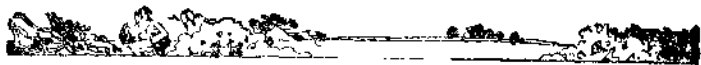
道我要割破手似的了。佩芳道：這樣一說，倒好像我有心和你開玩笑。鳳舉笑道：是不是，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，你現在越太化了，什麼小事，都顧慮得遇到，連棉花綳帶這種東西，都預備好了。佩芳道：我並不是爲人家預備的，也不是我自己爲自己預備的。鳳舉笑道：我知道了，這一定那日本產婆叫你預備的，未免預備得太早了。佩芳道：給你三分顏色，你這又要洋洋得意了。不許胡說，鳳舉見佩芳是一點氣都沒有了，就叫蔣媽進來掃地，檢開那破瓷片。蔣媽一見鳳舉的手，用布包着，身上又是一片血跡，也不覺失聲道：噯啊！我的大爺，怎麼把手弄得這樣！佩芳道：你這會子就覺得害怕，先你還沒有看見，那才是厲害呢。拉了總有兩三寸長的一條大口子。蔣媽道：怎麼會拉了那大的口子呢？鳳舉道：我摔一跤，把痰孟子摔了。用手一扶，就拉了這一個口子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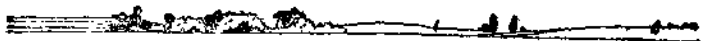
沒關係，明天就好了。佩芳見鳳舉給他隱瞞，不說出推了一把的話，總覺人家還念夫妻之情，因此心裏一樂，禁不住笑了一笑。蔣媽把碎瓷收拾去了，鳳舉在屋子裏坐了沒有走。佩芳道：我知道，你今天是來上衙門畫到的。現在畫了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鳳舉道：你幹嗎催我走，這裏難道還不許我多坐一會嗎？佩芳道：我是可以讓你坐，可是別的地方，還有人盼望着你呢，我不作那種損事啊。鳳舉笑道：你總忘不了這件事。佩芳道：我忘得了這件事嗎？我死了就會忘了。鳳舉道：這件事我已經辦了，悔也悔不轉來，現在要把他丟了，也是一件不好的事。佩芳道：誰叫你丟他，你不要瞎說。你又想把這一項大罪，加在我頭上嗎？鳳舉道：我並沒有說你要他走，不過譬方說一聲，你不喜歡聽這件事，我不再提起就是了。他說畢，果然找些別的話談，不更提到晚香這件事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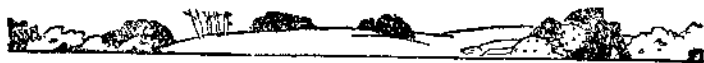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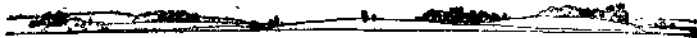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四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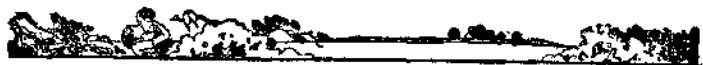
去。當天就混着在家裏沒有肯走，暗暗打了一個電話給晚香，就說是從天津打來的。晚香知道他和夫人決裂得很厲害，決不會回家的，却也很相信。佩芳對於鳳舉原是一腔子的怨氣，但是很奇怪，自從鳳舉回來以後，這一腔子怨氣瓦解冰消，不期然而然的，消除一個乾淨。是第三日子了，鳳舉見佩芳已完全沒有了氣，便不怎樣敷衍。這日從衙門裏回來，只見道之在前，後面兩個老媽子，捧了兩個包袱，笑嘻嘻跟將進來。鳳舉道：爲什麼大家這樣笑容滿面，買了什麼便宜東西，回來了嗎？道之笑道：你是個長兄，這事應該要參點意見，你也來看看罷。鳳舉道：是什麼東西，要我看。道之道：你別管，跟着我到母親屋子裏來看就是了。鳳舉聽他說得很奧妙，果然就隨着他一路到金太太屋子裏來。兩個僕婦將包袱向棹上一放，屋子裏的人，就都圍上來了。道之





道：你們別忙，讓我一樣一樣拿出給你們看。說時先解開一個布包袱，裏面全是些大小的錦綢匣子。先揭開一個大的匣子，却是一串珠練。匣子是寶藍海絨的裏子，白珠子盤在上面，很是好看。金太太道：珠子不很大，多少錢？道之道：便宜極了，只一千二百塊錢。我原不想買這個，一問價錢不貴，就買下了。金太太笑道：我全權付託你，你就這樣放手去做。道之道：三個嫂嫂來的時候，不是都有一串珠練嗎？怎樣老七可以不要呢？金太太原也知道這樣辦也是對的。但是心裏却有一種奇異的感覺，以為三個大兒婦，都是富貴人家的小姐，談到聘禮，有鑽練珠戒這些東西，是很相襯的。現在這個兒婦，是平常人家的一個女孩子，似乎不必這樣鋪張。但是這句話，只好放在心裏，却又說不出口來。當時只點了點頭。恰好佩芳、慧、玉芬三人，也都在這屋子裏，聽到他母





女這樣辯論，彼此也都互看了一眼。道之又將紫絨的一個小盒子打開，笑道：「這個也不算貴，只六百塊錢。媽，你看這粒鑽石大不大？金太太接過去看了看，兩個指頭，捏了戒指，舉起來映着光，又照了一照，搖搖頭道：「這個不大見得便宜。」玉芬對佩芳道：「大嫂，我們的戒指，可沒有這樣大的。母親不是說過嗎？我那個只值五百塊。」道之道：「那怎樣比得，一年是一年的價錢啊，你們買的那個時候，鑽石便宜得多了。」玉芬笑道：「四姊，這一次你可說錯了。這些寶石東西，這兩年以來，因為外國來的貨多，買的人又少，便宜了許多。從前賣六百塊的，現在五百塊錢正好買，怎麼你倒說是現在的比從前貴呢？」道之道：「這個我就沒有多大的研究。反正貴也不過一二百塊錢，就是比你的大有限，這其間也無所謂不平。」佩芳冷笑道：「這是笑話了，我們不過閑談，有什麼不平的。」鳳

